

幸福的航行

水运职工文艺创作集
人民交通出版社



幸福的航行

水运职工文艺创作集

人民交通出版社

这本集子共蒐集了 26 篇文章，包括短篇小說、特寫和海員對敵鬥爭故事等。
“幸福的航行是其中的一篇，這篇文章描寫了1958年毛主席乘“江峽”輪從重慶去
漢口的經過。在這裡可以看到海員們對我們偉大領袖的真心愛戴，以及毛主席對海
員們的關懷和鼓勵。其他一些作品，有的反映了水運事業的新面貌，有的是通過動
人的事蹟反映了海員們英勇頑強的精神和他們的高貴品質。

幸 福 的 航 行

——水運職工文藝創作集——

*

人 民 交 通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安定門外和平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六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1959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32 1/32 印張：5 3/4 插頁1

全書：111000字 印數：1—3000冊

統一書號：10044-10018

定價(8)：0.50元

目 录

前 言

幸福的航行	黄振亚 (5)
海员一家	冷天德 (16)
松柏长青	申荣清 (22)
兄弟殿	金允弼 (26)
比赛	舒和邦 (31)
向航标电气化迈进	肖亦聪 (37)
自动驾驶控制器的诞生	汪伯华 (41)
峡谷灯光	左 德 (50)
航道前哨	赵志明 (54)
川江灯火	肖亦聪 (61)
炸掉“乌沙尾”	屠 粒 (67)
永恒的电波	富兆范 (73)
钢筋铁骨	王兴阳 (80)
水上能手	石连荣 (86)
三天班	陈作鼎 (91)
敢想敢干的人	高 平 (99)
征服汉江	穴 川 (104)
江上长龙	金允弼 (109)
跃进一号	宛若仙 (117)
武汉港的今昔	许 可 (125)
长江上的新港	盛延明 (130)

人人为师，人人为徒	陈建国 (134)
活跃在水下的人们	盧延明 (137)
坚持斗争下去	成 戊 (140)
我們胜利了	梁乙丑 (147)
怒火之苗	崔士荣口述 楊曉华整理 (151)



毛主席在江峡輪上

前 言

长江的十年，是光輝灿烂的十年，在这伟大的十年中，长江运输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去年大跃进以来，这种变化的速度更是万馬齐奔，一日千里。这是党领导的正确，是长江数万职工在总路綫的鼓舞和感召下发挥了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的結晶。

在长江运输蓬勃发展的同时，从去年到今年，职工文艺創作出现了新的气象。过去，許多沒有尝试过創作劳动的职工，在这英雄辈出的日子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开始拿起笔杆，描繪这伟大十年的深刻变化，歌颂大跃进中振奋人心的英勇劳动。“幸福的航行”就是最近从数百篇作品中选出来的集子。儘管它的艺术技巧还不够熟練，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江航运蓬勃发展的形势和崭新的面貌，反映了长江职工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和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的精神面貌。

小册子中，“幸福的航行”比較朴素亲切地描述了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視察三峡的一次航行，描述了海員工人对毛主席的亲切的感情。“比賽”給我們創造了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的装卸大队长。“向航标电气化迈进”、“自动駕駛控制器的誕生”、“三天班”、“征服汉江”、“江上长龙”、“跃进号”等几篇特写，集中反映了大跃进以来长江上几件突出的創造，歌颂了海員工人的勇往直前敢想敢干的精神面貌。“怒火之苗”和“我們胜利了”，是写解放前海員工人斗争生活的，它对在新时代里成长起来的青年工人，会有一定教育意义。

长江水运职工的文艺创作运动，刚迈开了第一步，但这是坚实的一步。由于文艺创作有党的领导和关怀，职工们又注意了创作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因此，只要大家进一步加强作品的思想性，不断提高写作技巧，文艺创作的花朵必将大放异彩。我们殷切地期望着长江水运职工的文艺创作获得更大的丰收。

编者

幸福的航行

黄振亚

(一)

1958年3月28日，这是个多么不平凡的日子啊！夕阳已从山坡上收斂了金黄色的余晖，夜色渐渐从江面升起，山城的灯火开始闪亮了。这时，“江峡”轮迎着柔和的晚风轻巧地靠上了重庆朝天门码头。

夜晚，正是港湾沸腾的时刻，汽笛声此起彼落，船队的红绿色的信号灯，耀眼的探照灯，码头上，山坡上的千万盏照明灯，把港湾打扮得分外绚丽。长江、嘉陵江两岸的船舶上不时传来一阵阵装卸号子声，千里归来的海员，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地沿着石阶往城里走去，只有江峡轮停泊的码头上不见人影。船上，船员们虽然穿的整洁端正，但谁也不想离船；船只已擦洗得明净透亮了，不知什么缘故，他们还在客舱里不停地擦呀擦呀，连一丝尘埃，一点水迹也不给留下；每个人的心里，閃着一个念头，等待着一次不平凡的开航命令。

江峡轮是五天前到达重庆的。进港后，就停泊在南岸待令。同船到达重庆的，有川江著名安全航行模范、船长莫家瑞，以后，长航局邹启安付局长也赶来了，他们是经常来的，大家都记得：在一个月前，也是莫家瑞被派上船来时，周恩来总理乘船视察了三峡。这一次呢？一定又是那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乘船了。船员们一边干活一边猜测着。“说不定我们是来接

周总理回汉口的吧！”“也可能是少奇同志呢！”“我看呀！这回一定是毛主席，最近毛主席一直在外面视察，难道主席不会来看看三峡。”一提到主席，大家心里都热呼呼的，他们都知道，主席十分关怀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综合开发工程。主席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写出了长江的美丽远景和宏伟面貌：“……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之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主席对三峡工程又作过“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指示。现在啊！在西陵峡陡峭的石壁间不是矗立着勘探者的帐篷吗？江峡轮不是数次运送过三峡的建设者和中、苏专家勘探三峡吗？当这个宏伟的工程已揭开序幕的时候，能送毛主席亲自来视察，这将是多么大的幸福啊！

几天来船员们就这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日夜守卫在船上，船长莫家瑞和船员们一起认真地把船上的操舵系统，各种机件都作了细致的检查；甲板、栏杆、门窗，也被擦洗的崭新崭新的，船只的各个角落到处都光亮闪闪。

邹付局长把船员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说是晚上要把船移泊到对岸去；并说这次任务比上次更重要。

船员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乐得象要爆炸开似的。会议一散，大家猜测得更热烈了：“这回一定是毛主席！”“那不一定，朱德付主席也会一起来的。”唯独莫家瑞船长没心思跟大家争呀闹的，这些时，正逢川江廿年来从未有过的枯水期，他听说要准备开航，就急忙沿着陡坡奔到南岸狮子山下的石壁上去看水位码子。啊！是个“10”字，难道一下涨了廿公分？莫船长眨了眨眼，再端详了一番，一点也不错，他欢天喜地忙奔回船上，大声地说：“同志们！这回一定是主席要乘我们的船，川江涨水了，毛主席带来了水啦！”莫船长的话刚一落音，一阵哈哈声，响遍了四周，船上更为热闹了。

船靠穩了碼頭后，鄒付局長再三囑咐大家在九點半休息，養好精神，明天一早就要開航，但船員們怎么也不想去睡，幸福的焦急的期待，使他們越來越興奮。

半夜了，碼頭上還不見什麼動靜，值了夜班要回去休息的同志，怕見不到主席，就對接班的說：“毛主席來的時候，你得喊我一聲。”有些交了班的，仍不離開崗位。餐務部、服務部的房間已拉上了窗簾，從外面看去，沒有一星半點燈光露出來，其實，他們正在不時小心地掀開窗簾角往外探望，觀察碼頭上的動靜。

廿九日，早上一點一刻，朝天門碼頭的石階上突然出現手電筒的光亮，這點光亮一出現，很快就被值班二付李廷助發現了。接着，在隱隱中他看到幾個人影往下移動，他看的不太清楚，就急忙拿起望遠鏡，“呀！是毛主席！”李廷助高興的不禁喊出了聲。駕駛室里立刻象閃電一樣的活躍起來了，很快敞開的窗戶旁擠滿了人。“瞧！穿的是灰大衣，體格好魁偉呀！”“真的是毛主席來乘船啦！”船員們把三架望遠鏡都拿來了，大家爭着看，再不大聲嚷了。毛主席走上了國船，上了甲板，餐務部的同志透過臥室的窗戶都看到了毛主席，他們興奮得真想高聲歡呼，也想走出去和主席握手，問一聲好，但時間太晚了，怕驚動了主席，怕影響主席休息；於是，他們就在房間里悄悄地談論着。這是多么幸福而難忘的時刻啊！

主席上船后和柯慶施、李井泉等同志一起走進江峽輪前端的小餐廳里。不一會，王任重同志引着鄒啟安付局長推門走進去了，主席見有人進來，就站起來和鄒啟安同志握手問好。

主席問了鄒啟安同志姓名，參加革命時間和年齡、籍貫后笑了笑說：“哦！你跟葉總（葉劍英同志）是同鄉！”“是呀，都是廣東梅縣人。”

接着，主席和大家一起研究了江峽輪的航程，主席問：“什麼時候進三峽？”鄒啟安同志說：“卅日中午。”主席又問了三峽航道狀況，王任重同志見時間已近兩點，主席還兴致勃勃地談着，沒有一點倦容，就向主席建議：“時候不早了，明天再談吧！”等到主席休息的時候，已是三點多鐘了。

(二)

上午，毛主席正站在三層樓船尾甲板上，觀賞川江風光，他見到大領江楊大福和女三付石若儀，就親切地向他們招招手，招呼他們過去。毛主席先問了他們的姓名後，又問石若儀：“你今年幾歲？大概23歲了吧！”“差不多，”石若儀高興地回答說。

毛主席又問：“你是廣東人吧？”

“是的，廣東汕頭。”

“到長江幾年啦？”

“四年半。”

毛主席轉過臉問楊大福：“你在長江多少年了？”

楊大福說：“30多年了。”

毛主席轉身對石若儀說：“那他就是你的師傅，他的經驗很豐富，許多知識是書本上学不到的，你要好好向他學習。”

石若儀點點頭，她把主席的話牢牢记在心裡。

接着，毛主席又笑着問石若儀：“在船上你有很多師傅，你們拜師傅是不是還叩頭？”

“不叩頭。”

“那起碼應該點點頭吧！”主席風趣的談話，引得大家都笑起來了。

接着，毛主席又關切地問石若儀：“船上有沒有人欺侮你？”

“沒有。”

“你看过画报上登过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嗎？”

“看見过。”

“有沒有遇到那么多困难？”

“我的情况不完全和她一样，困难多少碰到点，开始土船，一点也不懂，心里有点怕。”

“現在呢？”

“現在懂得一点了，不那么害怕了。”

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說：“是的，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的时候，往往是害怕的。正象毒蛇一样，你不了解它，沒有掌握它的特性，就感到很害怕，等你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但不会害怕，并且还会捉住它。我們和蒋介石打仗，也一样，开始我們也打败仗，后来我們掌握了他的弱点，把他打败了。”

主席諄諄不倦的教导，和藹慈祥的言談，使石若仪感到象慈父般的可亲，她再也不感到拘束了，到后来，石若仪也問道：“主席，你过去到过重庆嗎？”

“到过。”

“这次是第几次？”

“是第二次。第一次是蒋介石請我来談判，結果什么也沒有談。”

“重庆好嗎？”

“重庆很好，沒有一个城市象重庆那样好，有两条江，长江、嘉陵江。”他們的話越談越多，越談越亲密。

这时，船到涪陵了，毛主席又問了楊大福和石若仪关于涪陵的地形，历史情况。

(三)

第二天早晨，船从万县启航。

8点多鐘，毛主席在船尾和邹启安等同志站在一起。毛主席細致地观察巴阳峡水道。巴阳峡航道很窄狭，两边是陡峭的石梁，江峡輪沿着石梁，順着激流在峡中疾駛。这里，枯水季节只能走单船；涨水后，江水漫过石梁，横向冲过航道，船位很不容易掌握；这里的航标也很不容易設置。邹启安同志把这些情况給毛主席一一介紹后，主席問：“你們的航标是怎样管理的？”

“我們专门有航道处，下面設有航道区、段、站，航标是直接由航标站管理的。”

主席看到水面上的浮标座子上，都有一盏盏灯，就問道：“那航标灯是怎么放上去的？”

“用木划子。有一种是有机器的，另一种沒有机器。”

主席想了想，又問：“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

邹启安同志說：“过去試过，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沒有保証。”

主席說：“哦！那还要很好改进呀。”

(四)

10点15分江峡輪快要进入三峡了。

主席和柯庆施、王任重等同志，从左边走进了駕駛室，船长李吉成馬上迎上去和主席握手，主席亲切地問了李船长姓名、年龄、开始到船上做什么，李吉成都一一作了回答。

他們談了一陣，主席的目光投射到青年舵工賀理富的身上。賀理富正在熟練地操舵，舵輪輕巧地轉动着，不停地发出

轆轤的响声。一会儿，賀理富交了班，主席笑着向他招招手，要他坐在旁边，主席問了他年齡，知道他才18岁，就說：“你还很年青，要好好學習。过去学些东西很不容易，現在条件好、要好好学。”主席轉过身来又对李吉成說：“你們經驗丰富，要多帶徒弟，把經驗传给青年人。”李吉成立刻坚决地回答：“我保証多帶徒弟。”

船快要进入三峡了，值班船长莫家瑞一直站在右边的車鐘房，警惕地看着二引水周云章引航。这次他是第四次見到毛主席。他真想馬上走过去向主席問一声好，仔細地看看主席。但航行中的重大責任，他怎么也不敢离开崗位一步。

莫家瑞觀察了前方航道，放下望遠鏡，毛主席正慢慢往右边走过来，他就轉过身子向前跨了一步和主席一面握手一面說：“主席好。”主席看了看莫家瑞袖子上的四道金綫，笑着說：“你是船长吧？”

“是的。”莫家瑞輕声回答。

“不妨碍你工作吧？”

“不妨碍。”

莫船长看出主席身体很健康，精神旺盛，步履穩健，高兴得眼眶都湿润了，他想：“主席身体好，就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

船进入了三峡，两岸群嶂迭迭，高峰林立。船在三峡中灵巧地轉过个弯，前方又給高高的山峰挡住去路；当船身駛近山崖，前面又現出滔滔大江。主席留心观察三峡地形，不时向站在他旁边的莫家瑞和石若仪詢問三峡航道整治状况。当主席知道最近几年川江已炸除了很多險滩，安設了很多新航标，又实行了夜航后，心里很高兴，突然他看到前面有块巨石突出江心，就对莫家瑞說：“这块石头不能炸掉嗎？”“要炸，解放

后已炸了很多，今后还要炸。”莫家瑞說。

主席很关心川江航行安全，他說：“这里都是石头，一不小心船要碰上石头的。”

“現在已經很少碰上石头了。”

“有些地方航道仍然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閘，又发电，又便利航运，你們贊成嗎？”主席突然問。

李吉成第一个回答說：“太贊成啦！修了水閘，航行就更加方便了。”

长江三峡的建設工程，激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对长年生活在长江上的海員來說，他們更是感到說不完的好处。所以，当船員們一听到主席說，要在三峡修水閘，眼前就立刻显出高峡平湖的奇异、宏伟的景色。他們知道，这座大水閘建成后，这条六百多公里长的狭窄的航道和三峡天险，就将成为碧波融融的大海。那时，大水閘拦住的洪水，将帶动着37台3千7百吨重的发电机，每年可发出1.370亿度电，比英国1957年全国发电总量还要多，它可照亮大半个中国；沿江航标灯都可用上长江发的电来照明了。到那时，南水北調的方案实现后，华北的大面积盐碱地和豫西黃土平原，将成为一片碧綠的、肥美的原野；到那时，长江航运将进入崭新的时期，万吨巨型海輪进入长江后，经过南京、蕪湖、武汉三座长江大桥，爬上十一級的三峡巨型船閘，駛过中国的“地中海”，直达中国內河大港——重庆；这座三峡船閘，每昼夜可向上下游发出三百多个船队，一年的运输量高达四千万吨，相当于二百条铁路，而遍布江底的兇险的礁石，将永远沉入海底……这对全国人民，对长江海員來說該是多大的喜事！學習領航的青年駕駛員們再也不必去記熟这千万顆礁石的位置和高矮了，更不必忧心險滩对船只安全的威胁了。